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柁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著急

且說馮淵在後窗戶聽他們說話之間，忽然被她知覺了窗外有人。馮淵嚇了一跳，連徐良都不是她們的對手，何況自己，打量著要跑將下來，就聽窗外頭嘩啦、嘩、哎喲、嘍咚，躺下了一個。「嘩啦」是鏈子一響，「嘩」是打在背脊之上，「哎喲」是一嚷，「嘍咚」是躺下來了，立刻被四馬倒攢蹄搗上。玉仙攜著來至屋中，往地下一扔，回手把鏈子繫往牆上一掛，也不理那個人，又與王玉說話。馮淵這才明白，她看見的是前窗戶外頭有人，不是看見自己，倒要看看她怎麼辦法。王玉瞧見那個人，就急說：「妹子，拿著這個人怎麼辦？」地下那人，是苦苦的哀求：「二位妹妹饒了我罷，再也不敢往這裡來了。」你道這人是誰，這人就是赫連方。皆因他看見過王玉上這裡來，他就心中一動，就疑著兩下私通。今日正要擺酒，見王玉一扭身出來，他也跟下來了，果然見王玉跳進紅翠園，他也就跟進來了，這就是徐良看見的，頭一個是王玉，第二個是赫連方，第三個還沒到哪。赫連方苦苦求饒，姑娘不理他，又哀求王玉說：「王三哥，你與我講個人情罷。」王玉說：「使得。」原來與他倒托，說：「妹子，這個人是萬放不得，是你們殺他，是我殺他？放了他不要緊，怕他前邊去說，那可就不的了。」姑娘說：「不要緊哪。」王玉說：「可千萬別放他，放他我就是殺身之禍，你們要不殺他，我可動手了。」姑娘說：「你這個人實在太小心了。」就從壁上把刀摘下，咔嚓一聲，結果了赫連方的性命。叫小紅過來，把他埋在竹林後面，丫鬟照樣辦理。玉仙又說：「三哥，你打算什麼主意？我哥哥重者是死，輕者是被人拿去，要你一條妙策。」王玉說：「我雖然是男子，遠韜近略實不及妹子。望妹子出個主意，我是無有不隨的。」玉仙說：「若要擂台事敗，就是咱們三個人過去，也是不成。我哥哥要是被人捉住，必然解往京都，咱們找個要路，劫搶囚車，或上京都劫法場。除此之外，別無主意。」王玉說：「正好我有一個朋友，是商水州黑虎觀裡的老道，要在那裡等候，正是上京的咽喉，要劫囚車，叫他打發小道出去打聽，那時一到，你我可劫囚車；若是要劫法場，咱們巧扮私行，撲奔京都，打聽哪門外頭行刑，咱們就在哪門外頭找店住下，那時差使一到，咱們舍死忘生，劫救哥哥。倘若二位哥哥有性命之憂，我們三個人一同撲奔朝天嶺，約會大眾，必要給哥哥報仇。」姑娘說：「但願無事才好。」馮淵把這些話全記在心內，不料底下有一個人把他雙腿抱住，往下一揪，馮淵不敢掙扎，恐怕屋中聽見聲音。不料被那人夾起來就跑，可巧門也開著，來到果木園樹林之內，撒手將他扔在地下，把刀亮將出來，惡狠狠往下就剝。馮淵明知躲閃不及，把雙眼一閉等死，那人倒嘖嘖一笑。馮淵這才細瞧，往起一縱身軀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唔呀，你這孩子，真把我嚇著了。」你道這人是誰？原為是龍天彪。白晝之時，天彪一算，今天□四，明天就是□五，親身至公館，打聽請劉志齊的信息，那時馮淵還沒到哪。蔣爺告訴他一套言語：不管劉先生到與不到，今天晚間，總要去人。又告訴他：「明日正午，團城子東門外頭，給你預備下三輛太平車，容大家上擂台之後，你帶著你兩房妻子，連你岳母，並帶些細軟東西，歸奔信陽州，你也不用管擂台與公館之事。回家辦理妥當，不用上南陽，你上京都開封府，奔我們校尉所中相會。」天彪領了蔣爺這些言語，回來告訴龍爺、史爺。晚間出來，到後面照料照料，就見有兩條黑影，直奔紅翠園，他也奔紅翠園而來，他就是徐良所見末尾的那條黑影。將上牆頭，就見赫連方被他們拿到屋中，嚇的自己也不敢扒牆頭，直奔後面而來。見後面窗戶那邊，還趴著一個人，細細一看，原來是馮淵。小爺疑著馮淵貪看姑娘不肯下來，思量嚇他一嚇，這才把他夾到樹林，說：「馮老爺，你怎麼看著兩個姑娘，一點兒不動？」馮淵說：「你這孩子，有這麼鬧著玩的？我哪裡是看姑娘哪，我是看她們殺人，聽她們說要緊的言語來著。怪不得你師傅說這兩個丫頭厲害，隨隨便便的就出去了，不慌不忙的就拿進來了，似有如無的就把赫連方殺了，嚇得我也不敢動了。」天彪說：「馮老爺到底作什麼來了？」馮淵說：「我是請冠袍帶履來的。」小爺說：「因何不去請去？」馮淵說：「我不認識路，你把我帶了去罷。」天彪說：「使得。」天彪在前，馮淵在後，來到藏珍樓那裡，叫馮淵進去。天彪往正東跑下去了。馮淵一躍身，躡入矮牆之內，將要撲奔藏珍樓，見前邊許多人在那裡。徐良眼快，說馮淵來了。馮淵身臨切近，說：「我來遲一步就趕不上了，見一面分一半。」徐良說：「臭豆腐，你上這裡作什麼來了？」馮淵說：「醋糟，你上這裡作什麼來了？」原來是展爺帶領小四義，將至矮牆，大家正欲往內躡，艾虎低聲說：「別忙，有人追下來了。」徐良叫他下來，大眾沒奔藏珍樓去，都在牆下一蹲，可巧馮淵進來。別人還可，惟有徐良見著馮淵，兩個人就得口角分爭。展爺說：「馮老爺來就來罷，咱們破樓要緊。」大家撲奔藏珍樓。到樓門以外，大家一瞅，全是呆怔怔的發愣。就只見七層台階上面搭著一塊木板，類若木板橋一般。銅龍的龍鬚，墜落在台階之下。「藏珍樓」三個字，不知被什麼人砍落於地，兩扇門也墜落地下去了。往裡一看，黑洞洞的，看不真切。展爺說：「不好了！」回頭叫徐良：「咱們來遲了，此樓不知被什麼人所破？大概萬歲爺冠袍帶履又叫別人得去了。」小四義一個個面面相覷。徐良說：「展大叔，我們到內面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展爺點頭，仍是南俠在前，便將千里火亮了出來，上木板橋，然後告訴大家，到七層台階，不用害怕。眾人說：「我們都知道。」展爺等進了頭門，把千里火一晃，見二道門「藏珍」二字削落在地；又看坑中，那個巨鬼躺在裡面，頭上三角盡皆削掉，又頭砍落，只剩叉桿。東西兩條鐵索子，俱都削折。展爺心中納悶，這是何人辦的事情？又到五福門，五個銅福字俱都削落在地，那根柱子上，金蓮花削落，桌面上鮎魚頭刀也削落。桌子前邊，起了一塊翻板，長夠五尺，寬夠四尺，往下一看，如同一個黑坑一般，西面那塊翻板未起。又至四道門，堆金積玉寶門七個字，盡已砍落，門簾幔帳俱都扔在地下，當中四扇隔扇，裡面弩箭俱都發盡，四面隔扇大開，進了裡面，單有一個四方黑窟窿，倒下台階。徐良要在前面走，展爺不教。徐良說：「展大叔，姪男猜著了，準是我智叔父破的樓。」展爺問：「怎麼見得是他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們臨來之時，他說你們去罷，請冠袍帶履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展大叔請想這話內豈不有話麼？必是他老人家先來了一步。」展爺說：「如若是他還好，若是別人，我就得死。」隨說著話，魚貫而行，由梯子一層層直到了平地，只見正北，有扇大門大開，進了大門，東西兩邊小門俱是一層層的扶梯。展爺思想，這樓圖畫的明白，這兩個小門，萬萬進去不得，又見正北上，有一個月洞門，上面橫擔著一口大劍，冷森森的刀刃衝下。徐良一揪南俠說：「是我智叔父來了，你老人家請看吧。」用手一指，說：「請看，在這裡寫著哪！」就在月洞門上垂首，貼著一個黃帖兒，黃紙寫黑字，半真半草，寫著：「箱中有寶，柁中有劍，由此處上樓，別無險地。」這帖兒上的字，卻是智爺的筆跡。展南俠一看不錯，暗暗稱道，真是奇人也。原來智化早就打好了這個主意，自己涉險，讓他們得功。論走倒是南俠先走的，智爺倒是後出來的，團城子裡的道路比他們熟慣，他從西城牆而入，進來就是藏珍樓。先用木板搭在台階之上蓋住翻板。也仗他有這一口紫電劍，要沒白菊花這口劍，也不能成功。先用寶劍砍斷龍鬚，後削藏珍樓三個字，書不絮煩。把四道門消息兒俱都用寶劍砍壞，由寶門台階下去，走月洞門躡劍刀上去，到了上面。見正北有一隻箱子，用寶劍砍落鎖頭，揭開箱蓋，晃千里火，瞧明白了萬歲爺冠袍帶履，復又蓋上。就見兩邊有兩個大閣子，類若書閣兒一般，裡面盡是奇珍異寶，都是大內的東西，價值連城，世間罕有之物。裡面有一塊橫匾，藍地金字，是「多寶閣」。一抬頭見櫃上掛著一口二刃寶劍。智爺一晃千里火，從百寶囊取出一管小筆、一張黃紙，就在紙上寫的明白，復又下來，用粳米漿子把黃紙在門左邊貼好，自己出了藏珍樓就算大事全完。故此展爺進來看見字帖，就知道智爺先到。徐良用大環刀，把那一口劍刀砍落，大眾方才上去，將至樓上，展爺就奔了箱子而來。馮淵一眼就看見，櫃上掛著這口寶劍，縱身用手揪住劍匣，往上一抖，把劍摘下來，雙手一抱，死也不放。徐良一見，二目圓睜，順手就搶。若問這口劍，肯給與不肯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